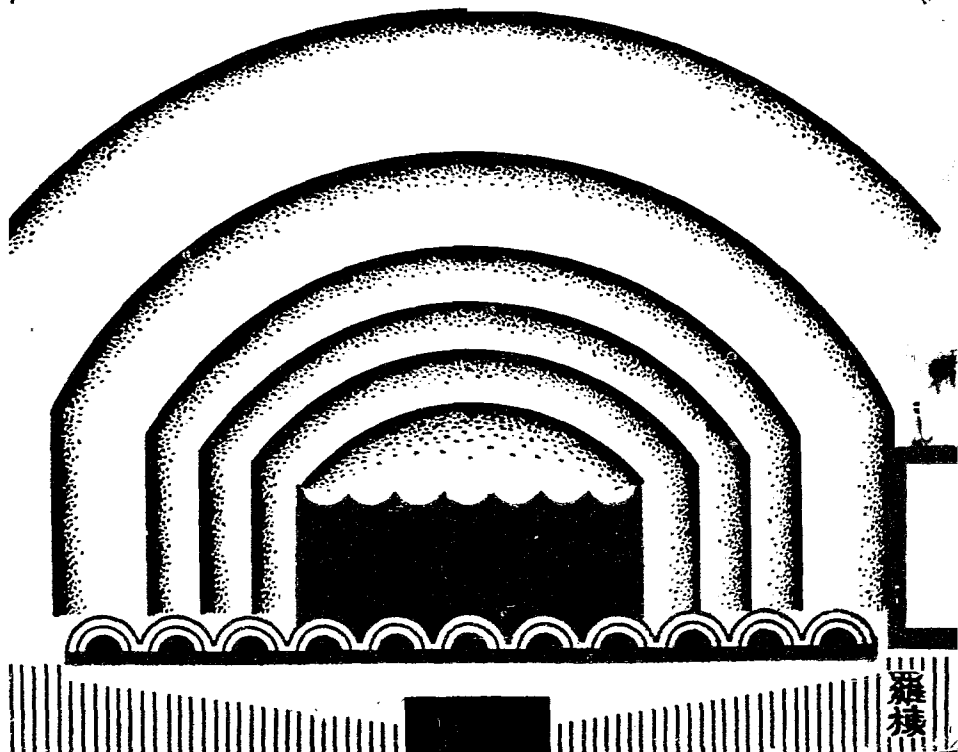


救亡櫺幕劇選

林莉選編



羅漢

M6

I234.6

427

救亡獨幕劇選

林 莉 編

前鋒出版社發行

1938



3 2173 0310 0

目次

女性的吶喊·····	一一—三
一家人·····	一四—四一
民族公敵·····	四二—六四
一個游擊隊員·····	六五—八〇
殺敵去·····	八〇—九九

女性的吶喊

(一幕劇)

秋影
青島事史科徵輯會

時間：初冬的傍晚

地點：漢口：

佈景：一間長方的臥室，舞台的右方有通外的門，左方後方有窗簾，垂着綠色的窗簾，舞台的右後方及左方放着兩張木板床，一張鋪得很整齊，有一張床上的稻草却有的被扯到地下，台中有個小圓棹，棹上有些零星的用具，如熱水瓶茶杯五更機。

人物：美芝，一個年將二十的少女，面色是黃的，頭髮是蓬鬆的，因為受了日人的凶暴的恐嚇，一家逃離失散的刺激而瘋狂了。

美蘭：其妹

美蘭的奶娘：年約五十餘。

幕開時，美蘭正在整理棹上的用具，其姊坐床上直視其妹，似有所思，

美芝：妹妹，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蘭：姐姐，天快黑下來了，你怎麼還不睡？……奶娘……

芝：我知道快黑了，睡，你只會叫我睡，我是問你是幾月了。

蘭：不是已經初冬了嗎？（到了一杯開水）姐姐你喝點水吧！

芝：（接杯仍直視前方）啊！初冬了，快到快樂的日子了，蘭妹，幾時我們到北海去溜冰去，這次我要化裝一個武士，不，俠客，你呢？你裝一個什麼呢？……

蘭：我化一個劍仙，好，姐姐你睡下來吧，我們明天就去……

芝：不，不，你又騙我，我想起來了，這一輩子，我們再也不想到北海了，整個的北平已經被日本鬼子炸平了，飛機，大砲，轟轟啦啦，一個大的炸彈，嘩喇，

房子倒了，爸爸炸死了，媽媽炸死了，（愈說愈急重起來，扔掉了手上的杯子捏着拳，）逃，快逃，鬼子追來了，（拉着妹沿台跑）

蘭：安靜一點，姐姐，這兒沒有鬼子。

芝：沒有鬼子，這兒是什麼地方？

蘭：漢口，我們已經逃出了北平城，

芝：逃出了北平城？

蘭：是的，逃出了北平城，

芝：（推其妹）沒出息的東西，你爲什麼要逃，怎麼不和鬼子拚一拚，爸爸媽媽全死了，哥哥當義勇軍了，留着我和我有什麼用，去到前線去（又拖妹）怕死的怯懦的東西！

蘭：（忍不住哭起來）姐姐，我不是怕死，其實我可到前方去，而且還有的是機會隔壁的王姐小就參加了護士隊。聽說今天就要出發了，可是姐姐你病了，現在

剩下的只有我們相依爲命的姊妹倆，我怎麼放心得下你，你要是清醒一點……

芝：胡說，我怎麼不清醒，你以爲我老是在作勞，啊！你，奶娘全說我瘋了，我何嘗瘋，我清醒得很，我記得那座可愛的北平城，更死記得日本鬼子毀滅了北平城，毀滅全中國，殺呀，復仇呀，啊飛機大砲，嘩喇，倒下來了……

蘭：姐姐，姐姐你躺下，唉！奶娘還不回來，……

芝：胡說，誰要躺下，我是中國，我是醒獅，誰要躺下，誰就是沒出息的東西！

蘭：好，好，你只休息一會吧！（硬按其姊躺下，妹亦感疲乏慢慢躺下，仍不斷的喊着殺死日本鬼子復仇，中國是醒獅）

（妹坐在床邊望着這個可憐的姐姐不住的飲泣，奶娘手上拿着菜）

娘：怎麼，睡了嗎？

蘭：剛睡下，鬧了大半天，唉！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啊！奶娘，你看姐姐這病，可有好的希望呢？

娘：二小姐，你也放寬些想罷，大小姐實在是被鬼子嚇怕了，現在既然逃出虎口，我想過些時兒就會慢慢的好起來的，這兒隔壁的王老太太，又送了一些安眠藥，據她說你姐姐的病恐怕就會好了，至少在這兒聽不見大炮的那種驚心動魄的聲音，唉！可憐我奶了她一場，實只望……唉！誰知到了今天，我看見她受活罪，我的心都裂了。

蘭：慢慢地會好起來，這兒沒有大炮，不會吧奶娘，目前的中國那兒有一塊安全的土地，前天這兒不是有過兩三次警報嗎？（慘笑）姐姐說中國是醒獅，唉！醒獅至少還有一隻眼睛沒有睜開，不然怎麼還有這絕子絕孫的賣國的漢奸呢！（忿說愈興奮）無恥的漢奸，我恨不能吃掉他們的肉，我們的失敗，那一次不是漢奸的搗鬼。

（王小姊著護士服及小提箱上）

王：美蘭，安靜一點吧！老這樣下去，你也和令姊一樣的，真危險！

蘭：啊！慧如姐姐，怎麼？你已經換裝了。

王：是的，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我是特意來告辭的。

蘭：你真好，你捨得你媽媽嗎？

王：事到如今那能容許我們有這種狹義的親子之愛，你難道不愛你的媽媽嗎？可是現在呢？我們現在只能盡可能的拚了這最後的一滴血去救全中國的媽媽，好在，我媽媽她老人家雖然是人老，可是心却不老，就像上個月我哥哥去投義勇軍時，她老人家一點也不依戀，反倒說上許多鼓勵的話，這次我去當護士，她老人家還引以為榮的說，我總算對得起中國，我獻出了我的兒子，如今我又獻出了我的女兒好孩子，為中國爭口氣，若在病院裏遇見了你受傷的哥哥，跟他說，不牽要記這個衰老的母親，救中國為中國復仇，作一個有胆有謀的勇士，母親死了也是含笑九泉的……（美芝醒，慢慢坐起靜聽）

娘：真的，王太太真是個明大理的好老人，前天他老人家又送了些安眠藥來，要

我好好照顧大小姐讓他多睡覺，腦筋多休息，他老人家真是個痛兒痛女的，可真沒想到會這樣的開通，肯讓這一對兒女到那種危險的火線上去，

蘭：你那兄知道，我剛才不是給你說了，現在的中國是沒有一處地方不危險的，那些陰謀的漢奸，隨處都是，我們是隨時隨地都有被害的危險的，真的，於其在後方白白的等死，到不如衝到前線去殺死一兩個敵人死在戰場上的痛快，唉！我要不是這個可憐的姐姐，我也要去，只是我忍不下這顆心來扔掉他，慧如姐你要去，我……（姊衝上前）

芝：不，蘭妹，你去，我也去，你們的話我全聽見了，我正等着機會，……

王：不，美芝姐，你病了不能去，令姊要看護你也不能去。

芝：胡說，我有什麼病，啊，你們說我瘋了，我瘋了我偏記得我們唯一的敵人是日本鬼子，我日日夜夜在想復仇呢？照你們說那些跟日本人作走狗的漢奸，他不更瘋了嗎？要不是瘋子誰會幫助外人打自己，好，你以為沒有你的介紹我就

不能去嗎？笑話，你瞧，我這就去了，你看我能不能參加進去。（說着向門外

衝，奶娘急了，上前拉住）

蘭：姐姐，我們商議商議吧！

芝：誰和你商議，沒出息的東西，自己怕死，假說忍不下我，忍得下全中國！（她委曲得哭起來）

王：冷靜一點美芝姐姐。

蘭：姐姐，我去，我去，可是你無論如何得留下，你真的病了，等你病好了，你再去吧！

王：真的美芝，你是個明白的人，你想你帶着病體，回頭你不但不能看護那些可敬的弟兄，我和她還要分一半心來照顧你，那不……

蘭：瞧，這兒不是給你吃的藥麼？可憐姐姐，你清醒一點吧！

（姊似有所悟，微微點頭隨手拿起棹上鏡子照臉繼而嘆息）

芝：也好，妹妹，你真的答應了嗎？記着，炸死你爸爸的是誰，屈死你媽媽的是誰，搶你哥哥的是誰，磨折你姐姐的是誰，正在爲我們拚命的又是誰，你總要先盡力安慰那正爲我們拚命流血的勇士。

蘭：好，我全記得，妹妹慧如你今天就要走了。

芝：今天，就是即刻就去又怎麼樣，你還捨不得誰？

王：（向蘭）好了，別說了，回頭又激動了他，時候已經不早，我還得回去一下，拿點東西，我看你報名已經來不及了。這兒我還有一套服裝你先穿上，等到到了車上，我再引你去報名，我想他們沒有不歡迎的，回頭我和你一同去，（從箱中拿出白衣給她穿上，姊望着癡笑）

芝：哈哈，慧如姐，你我成爲美，你媽有兒子女兒爲國效勞，我也有哥哥和妹妹爲國盡忠，還有，還有我自己也要去，你看我多美，你媽可老了不中用了，這樣一比，哈哈我家有三個，你家中只有兩個，二與三之比，到底差一點，哈哈：

王：是的，你真是個令人欽佩的賢慧的姐姐！

芝：胡說，什麼賢慧的姐姐（伸着腰拍着胸）勇敢的戰士，我要當義勇軍去的。

蘭：（不放心的）焦急的望她一眼）慧如，你又有些犯胡塗了，我怎麼放心走呢？

芝：姐姐，你又不想走了，我怕死不是林家的子孫，你不去，也好的，我去。

（她又要下床來，慧如阻止）

王：美芝姐，你看，令姐這不就去了嗎？你爲什麼這樣着急呢？（對蘭）蘭妹，走吧，時候不早了，（輕聲）快走，我們且先到我家去一下，請我媽把美芝姐姐送

到醫院。

（遠遠的有出發的號聲）

蘭：姐姐我去了，姐姐，你好好的保養吧，回頭伯母陪你談天的，奶娘這兒還剩

下二拾塊錢你收下來好好的招護姐姐，我知道你是痛她的，我……（喊不成聲）

我去了。

娘：知道了，你放心吧了，她是我撫大的，我還有……（哭）不痛的道理？不過，二小姐，你去了，要幾時才回來？

蘭：這不可說定，也許……（知道說不得）哦，這二十塊錢用多久呢？用完了又怎麼辦呢？

王：啊！蘭妹，這兒我有隻金戒子，是媽給我應急的，我想我們去了不要什麼錢用，（脫下戒子把給奶娘）奶娘，你收下吧，實在沒法的時候，我媽會照顧你們的，（拍着奶娘肩臂表示安慈與體貼）哦！蘭妹我可以告訴你，我媽就了省立一女中管理員的事，這樣她們是不會沒照顧的。

娘：這那兒成，這兩個月來，累够你了，要不是你，我們真不知流落到那兒去了。
。……

芝：要去就快去，這些媽媽經我真瞧不上眼，妹妹：（上齒咬着下唇眼珠轉有所決的）好，奶娘，你收下了吧，慧如姐是我的老同學，我深知她的爲人，用不

着客氣了，走，慧如姐。

娘：二小姐，你，你一路小心呀！（哭）

芝：（推娘）老沒出息的，流淚的不是好漢，流血的才是英雄，（揮手）去，去，去，不打勝不要回來。

王蘭：美芝姐，再見了。（下）

娘：（擦乾了眼淚端起棹上的藥）大小姐你吃藥吧！

芝：唔，（接藥喝下）

芝：唉！轟轟烈烈的一家人，只落得這樣的下場，這是誰的過錯？可恨的東洋鬼子，我們究竟和你什麼仇，你要這樣的欺侮我們……

芝：這不就結了嗎？你知道是東洋鬼子，還要問誰的過錯。

娘：（如夢初醒深怕又激動了她）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抽開抽屜拿出一片安眠藥）這是隔壁王太太送來的，你吃了睡下吧！據說這是吃了睡覺的藥。

芝：什麼，又吃藥，你用藥把我包起來好了，老實告訴你，我不是東亞病夫，我是中國醒獅，獅子醒了你害怕不害怕，（作獅吼狀，衝向娘，娘把撲着）。

（窗外漸有紅光號聲漸遠）

芝：哦，去，（芝向窗前掀起窗幔只見一羣手執火把歡送者的後面一排排沒服戴白帽的女護士不斷的經過窗前）。

芝：（慼歎的）啊，多麼美麗，多麼莊嚴，這是聖的抗戰啊！……………

（蘭與慧如正走過拉着手巾）

蘭（姐姐！

芝：（興奮的）妹妹！

娘：（慘然的）二小姐！

（幕下）

一家人

增援

地點——戰地附近一個村子。

景——左後方有個通外的門，左邊中間有個窻，窻下有桌椅，桌上放些茶具書本之類的東西。右前有個通內室的門，門後有個小桌或小櫥，放着油燈和點心盒。室右中有個躺椅，椅右有個小凳。換一種佈置也行。

人物——

王二虎：三十來歲，性情暴戾，險惡，念過書，從漢漢奸活動。好喝酒，怕老婆。

王妻：也三十來歲潑辣強悍，風騷愛美，

小三：二虎的妹妹，高小或初中的學生，好唱歌。

老人：二虎的母親，背駝耳聾，老是鬱悶愁苦的樣子。

傷兵：一個受傷後不願進醫院的戰士，頭和左手腕包着。

窮人：馬老頭，是個爲窮困所迫的麵包奸漢。

張老大：青年農民游擊隊。

李大叔，宋國材：也是兩個農民游擊隊。

開幕時，後台吹軍號，唱軍歌（如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之類，）間有軍哨聲。老人坐在躺椅上靜聽。常行軍聲漸遠時，小三仍呆在窗前出神。

老人：小三，這些軍隊又是到前線去的嗎？（小三似乎沒聽見）小三！你聽見沒有？是不是到前線去的？

小三：是的，是到前去線的。（說完在桌上找東西）

老人：你找什麼？餓了嗎？這裏還有你二哥吃了剩下的點心呢！（到小桌上找點心）。

小三：（已從大桌上找出一個歌本）媽，你別找點心啦，我不是找吃的，這個歌本

比點心還好呢。

老人：你又唱什麼歌？

小三：我要唱剛才那些軍隊唱的那個歌。

老人：你別唱啦，快把這歌本收起來吧，你二哥要把牠燒了的。

小三：把牠燒了？他憑什麼把牠燒了？別管他，媽，你坐下，我唱給你聽。

（勸老人坐下，他到大桌上喝了口水，很神氣的）媽，你仔細的聽啊，（她用茶壺蓋敲着壺打拍子，開始唱剛才開幕時唱的歌，唱完一遍）媽，你聽着好嗎？我再唱一遍你聽。（更用力的敲唱）。

老人：別唱了，別唱了，再唱就把壺打碎了。這歌要叫你二哥聽見，他不打你才怪呢！你快把這歌本收起來吧，你二哥快回來啦。

小三：不會的，他帶着那些東洋牌酒找孫禿子他妹妹啦，還不定喝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老人：那些東洋啤酒，他說是送給趙閻王的嗎？他說馬上就回來的。（有脚步声）

你聽，是不是你二哥回來啦？

張三：不會的，一定是馬老頭子又來了。

小大：（進門來張望一下）。

張三：哦，張大哥，我還以為你是馬老頭子呢。

張大：二虎不在家嗎？

老人：他出去啦。

張大：他到那兒去啦？

小三：他帶着啤酒出去的，他不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就是到趙閻王家裏去啦。

張大：他又到趙閻王家裏去？王大媽我就是爲這件事來找他的。趙閻王是個大漢奸，這是誰都知道的，咱們這村子裏沒逃的人，多半都不理他啦，大家想他把捉住送到游擊隊裏去槍斃呢！王大媽，別叫二虎哥和他來往了，趙閻

王是個大漢奸。

老人：你聽誰說的？

張大：大家都這樣說末，哼！趙閻王私通日本，替鬼子打聽消息，這些事情，我們游擊隊裏正在調查呢。

小三：張大哥，你也幹了游擊隊嗎？

張大：你還不知道？我上個月就幹上了，那時我勸你二哥幹，他不肯，李大叔和宋國材都幹上了。王大媽二虎哥不幹游擊隊不要緊，以後不要再叫他到趙閻王家裏去，大家都在說二虎哥的壞話，你知道嗎？

老人：說他什麼壞話？

張大：都說二虎哥也快成漢奸了。王大媽，咱們不知己，這話我就不說了。他回來的時候告訴他，叫他不要再到漢奸家裏去！（本來要走，他忽然想起能制裁二，的一個人來）二嫂不在家嗎？

小三在屋裏呢。

張大：二嫂！二嫂！

妻王：（在內室）誰呀？

張大：是我，你出來看看就知道啦。

王妻：（拿着幾件要洗的衣服從內室出來）喲，是你呀！我聽着就是你。

張大：聽着是我，怎麼還藏着不出來？

王妻：誰藏着不出來？我忙着給你二哥找衣服，今天天氣好，給他洗洗。

張大：二虎哥到那兒去啦？

王妻：我沒看他出去，我怎麼知道呢？

張大：他沒告訴你到那兒去嗎？

王妻：他告訴我幹什麼，他愛到那兒就到那兒，我才不管他的閑事呢！

張大：你不管，哼！他要真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你也不管嗎？

王妻：你別胡說八道的，說正經的，你找他有事嗎？

張大：當然有事啦。我已經和王大媽說過了，以後別叫二虎哥再到趙閻王家裏去，也別再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這些地方都不是好人去的，他回來的時候千萬告訴他，我不等他啦。

小三：（見張大要走）張大哥，你不再坐一會嗎？

張大：不座啦，我還要幫着軍隊搬運東西呢。

王妻：（問小三）你二哥帶着啤酒到那兒去了？

小三：我不知道。

王妻：他是不是真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啦？

小三：我怎麼知道呢？

王妻：他出了大門是往左邊去啦，還是往右邊去啦？

小三：我不知道末。

王妻：你什麼都不知道你就是知道吃，知道唱！

老人：他大概是到趙閣王那兒去啦，他不會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的，他說馬上就回來的。你要去洗衣裳嗎？小三，幫着你二嫂去洗衣裳吧。

小三：我不去。

老人：好孩子，幫着你二嫂去洗洗。

小三：我不去，我還要唱歌呢。

王妻：你就是知道吃了唱，唱了吃，學校解散了，養着你在家里幹什麼？

小三：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你管的着嗎？（又在找一個歌）。

王妻：好，我管不着，沒事你就唱吧！放開嗓子唱吧！（氣的要走，剛到門口，

忽被二虎的唱聲止住。二虎唱的是京調快板「三虎不必淚雙流，爲丈夫言來聽從頭，十担乾柴八斗……」老人赶快把小三的歌本收起來，王妻惡狠狠的

問小三）唱啊，你也唱呀！怎麼不唱啦？

二虎：（帶着一包花洋布進來，當走進門口時，正唱到就在寒窗度春秋，守得住來你就守，守不住來，你就軋姘頭」。（手指老婆，還有些醉意）。

王妻：（她這時對二虎的醋火已超過對小三的氣憤，故轉向二虎發作）什麼軋姘頭軋姘頭的！誰跟你似的不要臉，自己的老婆都養不活，還出去軋姘頭！

二虎：怎麼啦，跟誰生這麼大氣？

王妻：銀狗！跟誰？看你喝的這個鬼樣子，我問你，你到那兒去啦？

二虎：我到趙閻王那兒去啦。

王妻：放屁！你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喝酒，你以為我不知道？

二虎：誰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啦，真是天曉得，你別冤枉好人。

王妻：冤枉好人？你是好人哪？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的，就沒一個好東西。

二虎：王八蛋到那兒去啦，誰到孫禿子他妹妹那兒去，誰就是王八蛋！

王妻：那啤酒呢？又送給那個臭女人啦是不是？

二虎：得了得了，你們女人就是知道這些事，那啤酒我和趙閻王喝啦。我剛從他家裏來，你看，這是趙閻王送給我的，來來，你看看，你看看，（他在解個帶回來的包袱，她好像被什麼吸引着似的走近來）

老人：你真到趙閻王家裏去了嗎？

二虎：（對老人和小三照例是粗暴的聲音，）我不去這東西是那兒來的。

老人：剛才張老大來找你。

二虎：誰來找我？

王妻：（不讓老人和小三插嘴）張老大來玩了一會，沒什麼事，他剛才走啦。這些

布是趙閻王送給你的嗎？

二虎：是的，（拿起一塊布）你看這塊布，給你做褲子（又拿一塊）這一塊給你——給我做大褂，（又拿一塊）這一塊，這一塊——這一塊留着——

王妻：留着幹什麼？

二虎：留着（笑嘻嘻的）哈哈，留着——

王妻：留着給孫禿子他妹妹是不是？

二虎：你瞧你瞧，又來了，不說這一套行嗎？我是說留着，等咱有小孩的時候，給小孩做衣服，你看這些花多好看？

小三：二哥，剛才張大哥來找你。

二虎：他找我幹什麼？

王妻：沒什麼事，他早走了，（拿起塊花布）你看這塊布是絲的還是洋線的？

二虎：這塊布嗎？一半是人造絲，一半是洋線的，連這都看不出來，真是鄉瓜子

！這是頂刮刮的東洋貨。

老人：二虎，剛才張老大來找你。

二虎：我知道了，你們小囉嗦。

王妻：（又拿起一小包東西）這包裏是什麼？

二虎：你別管，你別管，把牠放到屋裏，給我留起來。

王妻：留起來幹什麼？又想送給那個臭女人是不是？

二虎：又來了，又來了，我告訴你，來，我告訴你，（走近她和她耳語）馬老頭來過沒有？

老人：馬老頭沒來。張老大剛才來過，他叫你不要再到趙閻王那兒去啦！

二虎：這是張老大說的嗎？他媽的，管他什麼事！

小三：他當了游擊隊了。

二虎：他當了游擊隊能怎麼樣？他能把我吃了？還是能把我喝了？（窮人馬老頭進來）

馬：（穿的破爛不堪）二虎，你又跟誰生氣？

王妻：他沒跟誰生氣，你怎麼才來？剛才他還問你呢。

馬：我從大石橋到了河那邊，剛從橋那邊回來。

二虎：河那邊有軍隊嗎？

馬：沒有。

王妻：馬老爹，你坐一會，我洗衣服去。（拿起衣服要走）

二虎：回來！（她走幾步）這兩天過兵，你小心點，你忘了從前過軍隊，你嚇的躲

到毛房裏去嗎？當兵的看見女人就紅眼，要是他們也——

王妻：也怎麼樣？他敢！老人是好惹的？嚇死他！（她從門後拿着兩根竹桿出去

。）

小三：馬老爹，你從大石橋來嗎？剛才過了多少軍隊？

二虎：又有你的事！滾開！（老人把小三拉過去，要她別多嘴，二虎從身上取出

小本和筆）剛才過了多少軍隊？

馬：剛才，過了五百多。

二虎：五百多？（用筆記下來）

馬：是的，五百多，還有二十幾門大砲，一百多匹馬——

二虎：慢點說！多少大砲？

馬：二十多門。

二虎：（記下來）馬呢？

馬：大概有一百多匹。

二虎：你數清楚了沒有？

馬：數清楚了。

二虎：（又記）那些軍隊過橋就向東去了嗎？

馬：是的。

二虎：沒有機關槍嗎？

馬：沒有。

二虎：還沒有別的嗎？

馬：沒有別的了。

二虎：（收起筆和小本，給窮老頭幾毛錢，馬接錢後要走，）等一等！（他打開那個小包袱，裏面有五、六面日本旗子）

老人：（小三和老人很注意，並時時暗議二虎的行動）二虎，這是幹什麼的？

二虎：你們少管閑事！（拿了三面小日本旗給馬老頭）

給你這三面旗子，你給張麻子一面，給孫禿子一面，那一面你自己留着。日本兵打過來的時候，就把牠插在大門上。聽明白了沒有？要不然日本兵就把你全家都殺了，連房子也給你燒了！拿着，放好，不要給人看見啦！你再到大石橋去等着，要是有軍隊從那兒過，馬上來告訴我。（馬老頭去後，二虎又取出小本看看，放在身上，把其餘的小旗也放在身上，要走）

老人：二虎你又到那兒去？

二虎：到外面走走，馬上就回來。這幾天過軍隊，你們好好的看家！別叫他們拿

了咱的東西去。

小三：不要緊，昨天還有幾個兵到咱家裏來找水喝呢，都是很規矩很客氣的。

二虎：那是碰巧了，你們也不是沒見那不規矩不客氣的，從前過軍隊，不是把咱家裏的東西都搶光了嗎？叫你們當心點，你們就當心點。（又要走）

老人：你到那兒去，千萬別再到趙閻王家裏去啦。

二虎：你們少管閑事，沒事好好的看家。（走出）

小三：媽，他一定又到趙閻王那兒去啦。

老人：你怎麼知道？

小三：你沒看見他剛才記的那些東西嗎？他就把記的那些東西報告趙閻王去啦，

趙閻王再報告日本人。咱們中國的事情，日本人能够知道的那麼詳細，全是他們這些人幹的！

老人：趙閻王！真和日本人來往嗎？

小三：怎麼不真呢？前天晚上聽說還有個日本人到趙閻王家裏去呢？趙閻王和我二哥的手鎗，也都是日本鬼子發給他們的。你看這些花洋布，還不都是日本鬼子的！我二嫂還拿着當寶貝呢，這種東洋貨，送給我我也不穿！（沒好氣的擰那些布）

老人：（聽外面有人來）小三，大概你二嫂回來了，給她弄好。（外面有人敲門）誰？（外面的聲音：「是我」）

老人：小三，你看看是誰？（小三開門，傷兵拿着根小木棍進來。）

傷兵：對不起，老太太，你們家裏有水喝嗎？

小三：有的有的。（給傷兵倒水）

老人：老總，你是從前線上來的嗎？（讓坐）

傷兵：是的，我從前線下來，前面兩個村子裏，一個人也沒有啦，到你們這個村子裏來走了兩個大門，也沒有人。這些老百姓都到那兒去啦？

老人：有的怕日本人打過來。有的怕咱們中國軍隊退却搶東西，都逃難去啦。

傷兵：你們怎麼沒有逃呢？（這時已坐在躺椅上喝着水）

老人：我們沒有錢，逃不起。

小三：那些有錢的，怕死的，老早就逃了。你是前線打仗受傷的嗎？

傷兵：是的，老太太，我可以在你家住一两天嗎？

老人：你說什麼？

傷兵：假若你們不討厭我的話，我想暫時在你家裏住一两天。

小三：你受了傷怎麼不進醫院呢？

傷兵：小妹妹，我就是不願意進醫院，才到你們家裏來的。

小三：你爲什麼不願意進醫院呢？

傷兵：因爲我的傷不重，我還能在前線打仗，我願意在前線上和鬼子拚命，可是

弟兄們都要把我送到醫院裏去，我只好暫時躲開他們，想找個地方住一两天

，再跟別的隊伍或是跟着你們這裏的游擊隊到前線殺敵人去，老太太，我一天多沒有喝水，沒有吃飯啦，我可以在你們家裏住一兩天嗎？

老人：老總，我們家裏人多，不方便，我做點東西你吃了，你還是到別人家去吧。

傷兵：我住一二天就走，你們要是不方便，我就到別處去。

老人：你不知道，我們家裏人多，實在不方便。

傷兵：你們家裏還有什麼人？

小三：還有二哥和二嫂。

傷兵：他們都不在家嗎？

小三：是的，二哥有事出去了，我二嫂洗衣服去啦，他們都快回來啦。

傷兵：你們怕我嗎？

小三：我們不怕你。

傷兵：對呀，不怕我才好哇，現在隊軍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當兵的也都是老百姓。

姓，有什麼可怕呢？我沒當兵的時候不也是老百姓嗎？有什麼可怕的？

老人：我不害怕你，我害怕我那個不識事的孩子。他脾氣不好，又好喝酒，喝上酒就跟人打架。

小三：我哥哥不喜歡當兵的。

老人：老總，你不知道，以前打仗的時候，我們這兒被軍隊搶過，那個二孩子被軍隊拉去搬東西，挨了幾槍托子。他被當兵的打過罵過，因此他就和當兵的記起仇來了，他看見當兵的就想打架，他混賬起來你打不過他。

傷兵：老太太，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現在是中國人一齊打日本人，以前的壞軍隊，是軍閥的，現在的軍隊是老百姓的，軍隊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我怎麼能跟你家少爺打架呢？你放心，我不會在你家裏做什麼錯事，就是你家少爺喝了酒，也跟他打不起架來，我願意和他做朋友。

小三：你和我二哥交朋友，哼！他喝上了酒就跟人家動刀子動手槍！

老人：小三！

傷兵：怎麼？你二哥也有手槍嗎？他也是幹游擊隊的吗？

老人：他——他，我們不清楚。

傷兵：這是什麼話？怎麼你們自己家裏的人還不清楚呢？

王妻：（走進來，看見傷兵，怔了一下，跑出去了）

小三：這就是我二嫂，她看見你在這兒，吓的跑出去啦。

傷兵：他怕我幹什麼？

老人：她——她不是怕你，她也是以前過軍隊嚇傷的。

小三：媽，我想起來啦，我二嫂也許是出去叫我二哥去啦。

老人：對啦，他也許是叫你二哥去啦，老總，你快點走罷，免得他回來鬧亂子。

傷兵：鬧亂子？這是什麼話？我更不懂了，剛才你們說的話，我就覺得很奇怪，

老太太，你兒子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啊？

老人：他脾氣不好。

傷兵：我不是問他的脾氣，我是問他是幹什麼的？

老人：他好喝酒。

傷兵：我知道他好喝酒我不是問這個，現在前線附近漢奸很多，我是要問你兒子是不是當漢奸的？

老人：不是的，不是的，我兒子是個酒鬼，我怕他發酒風傷了你，你還是快點兒走罷。

傷兵：你為什麼老要我走呢？剛才我說過，在前線上，軍隊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嗎？你看現在前線上的老百姓，跑的跑了，不跑的有很多當了漢奸，帮着敵人做事，這樣中國怎麼能打勝仗呢？老太太，我好不容易走到你家裏來，為什麼老趕我走呢！

老人：老總，我不是趕你走，你不知道——

傷兵：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說啦，我想你兒子也是一個漢奸，對不對！（沒人回答）老太太，我早就想到了，你不要害怕，我不會把他怎麼樣，只要他回心轉意，知過改過，以後不再幫助敵人做事，把別的漢奸都說出來，叫他們都不要再被敵人利用都幫着自己軍隊做事，這樣他還可以做我的好朋友。現在請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他是不是個漢奸？（無人回答）剛才你們說他有手槍，他那手槍是那兒來的？

小三：我老實告訴你吧，他那手槍是鬼子發給他的。

老人：小三！你！你再瞎說！老總你別信她的，別信她的！

小三：媽媽！媽媽！我二哥回來了！二哥回來了！

老人：什麼？你二哥回來啦？啊呀！老總你你——你——

傷兵：我不會打死他的。

老人：二虎，二虎！（喊着要跑出去）

傷兵：（把他止住）不要喊，（指着躺椅）坐在那兒。

小三：（也要跑出去）

傷兵：你跑什麼？

小三：你一個打不過他，我出去叫張大哥去。

傷兵：等一等！（他拿起他那根棍子和小三藏在門兩旁，二虎拿着手槍急忙進來

，傷兵很快的用木棍鎗到二虎背後（舉起手來）！二虎受催眠似的舉起雙手，

傷兵把槍拿去，遍搜着二虎身上，搜出那個小本來，他打開小本一看，念着

：「晨六時步兵三百餘，機關槍六架，過大石橋東去。下午二時步兵五百餘

名，大砲廿門，騎兵一百餘，過大石橋東去，」噢！怪不得中國的軍事情形

日本人知道的那麼詳細，就是你們這些人幹的？好，按理說，像你這樣的漢

奸，馬上就該槍斃！可是對付你們這些人，槍斃不是好辦法，也怪你們這裏

老百姓沒有組織，沒有訓練，要是平常老百姓有組織有訓練的話，我想你也

許是打鬼子最勇敢的一個。(這時小三早已跑出去叫人了)

老人：老總，求你饒了他吧，我們也是被窮逼的。

傷兵：老太太，你放心，我不會傷害他的，我們都是窮人，我們不能好好過日子，還不都是日本鬼子鬧的嗎？我們絕不能再幫着鬼子做事了，我們只有幫着政府抗戰到底，等到把鬼子打敗了以後，我們才有好日子過。(對二虎)我一點也不難爲你，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都是誰？你要是不說實話，那我可要打死你。(用手槍指着二虎，不料被二虎很快的抓住手腕，滾打在一塊，終於被二虎奪去，)

二虎：用槍指着傷兵)不要動！(猶笑着)哈哈……你要打死我？嘿嘿，咱看誰打死誰，他媽的，我看見你們這些當兵的，我他媽的就有氣，你們從前，把我家裏東西搶光了，硬逼着我去搬東西，你們打我罵我，用槍托子搗我，你們拿着老百姓不當人，你們就看不起老百姓，穿上軍裝就欺負老百姓，你

這個活祖宗，活閻王。

傷兵：你再胡說，（老人趕去抱住他，掩護他）你這漢奸。

二虎：你說什麼？

傷兵：你這漢奸！

二虎：（拿槍要放）媽媽躲開，媽媽躲開！（老人拚命掩護着傷兵）躲開呀！你這老不死的。（去拉他母親，這時小三跑來，張大哥和宋國材，緊跟着他跑進來。

張大哥首先把二虎抱住，李大叔幫着他奪過二虎的槍來。）

張大：李大叔，你們先把他帶走吧！（宋李將二虎帶下去，老人很悲痛痛的要跟出去，張老大把他留住）王大媽，你別難過啦，你在他身上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小三也勸慰老人，外面的槍聲响了）

張大：（問傷兵）你是從前線來的嗎？

傷兵：是的，我在前線上受了傷，弟兄們都要把我送進醫院裏去，可是我很願

意在前線上和敵人拚命，所以暫時躲開他們，免得被他們硬把我送進醫院裏去。

張大：你來這裏幹什麼裏呢？

傷兵：我想找個地方住一兩天，休息休息，再跟別的隊伍或是跟你們這裏的游擊隊，馬上再到前線殺敵人去，可是想不到在這兒，幾乎把命送上。剛才要不是你來，我的命也許就完了。

張大：這個壞蛋，我們老早就想把他幹了的！

小二：（對傷兵說）張大哥就是我們這裏的游擊隊。

傷兵：那好極了，好極了。

張大：可是，我們這裏的漢奸太多了！

傷兵：不要緊，不要緊，你們當地有游擊隊，幹掉漢奸是很容易的。將來打鬼子也要靠你們游擊隊幫忙。我來到前線一上看，更覺得軍隊和老百姓應該是一

家人才對勁兒。

張大：對了對了，咱們應該是一家人。（他躊躇地想了一想，拉着傷兵的手）王大媽這里不方便，先到我家裏去住下再說吧？

傷兵：那——那那——

張大：那有什麼？你剛才說過，你們軍隊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嗎？回頭還要去看看我們游擊隊長呢，哈哈……（傷兵緊握着張大的手）

——幕急落

民族公敵

舒非

(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三隊台本之一)

時間：一九三七，八，二六，羅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地點：上海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兒子，特務員，

父親，父親的助手，特務員的助手。

佈景：一個簡單的客廳，如果物質條件完備的話，可以佈置講究一點，不然，

只要有一兩件道具(如桌椅之類)可以表現出，並不是個窮人家的客廳便得了。

幕啓時：正是晚上，九時左右，外面傳來報販的呼喊聲：號外，大晚夜報號外，

東洋兵打羅店，……：母親一人在場等着兒子和父親回來。

兒：（緊張的從外面進來）媽媽！爸爸回來沒有？

母：還沒有啊，真急死人了。你從什麼地方回來的？

兒：我去同學家裏來。

母：現在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兒：今天羅店打得很厲害。

母：啊！羅店？羅店也打起來啦？

兒：是的。

母：……：怎麼東洋鬼子忽然會跑到羅店去打？

兒：這完全是漢奸搗的鬼，媽。

母：啊，是漢奸搗鬼？

兒：是的。昨天夜裏，東洋兵幾千人，突然向羅店進攻，因為中國兵在那裏駐得

很少，所以抵抗沒有多久，就給東洋兵佔去了！

母：那麼！現在中國兵都退了嗎？

兒：不，中國兵並沒有退，不過，全都完了！

母：怎麼？

兒：現在的中國兵，打起仗來，那兒還會退？他們只有死在前面，不會後退一步的。

母：都死光啦？

兒：聽說，原來的兵，都死光了，後方得到消息，馬上又派了許多兵去反攻，改了一天一夜、不知死傷了多少人，有一個時候，一連打了十幾次衝鋒，望後，差不多就可以衝前去把東洋兵消滅了，可是，突然前面着起火來，燒得中國兵不能前進，東洋兵得到了這個機會，便又從旁邊抄過來……

母：啊！東洋鬼子這樣厲害！

兒：媽媽，你以為這放火的是東洋鬼子嗎？

母：不是東洋鬼子是誰呀？

兒：是我們中國的漢奸！

母：啊！又是漢奸？漢奸怎麼這樣沒有良心，到處幫了東洋鬼子來打中國兵？

兒：媽媽，他們是受東洋鬼利用的；他們是沒有良心的賣國賊，東洋兵打羅店，

全是漢奸領路的。

母：菩薩……，這些人真沒有心肝，他們放火燒的是那一條街？

兒：聽說就是外祖母家的那條大街。

母：是嗎？老佛爺，那外祖母的家怎麼樣呢？

兒：這樣子燒起來，當然完了——聽說着火的時候，老百姓想跑都跑不出，幾條街的老百姓，都給燒死在裏面。

母：喔，菩薩，這樣說，那麼你的爸爸會怎麼樣呢？天哪！

兒：也就很難說，一直到現在不見回來。

母：老佛爺，真不知道是什麼妖怪使得他這樣，我兩次三番的叫他不要去，他偏不聽，老說要去看看外祖母，從來沒有看他這樣關心過。

兒：也許還有別的事情。

母：別的事情，像這樣的打起仗來，整天的砲火連天，那能做別的事情，（急忙

往裏面走）這真是急死人人！我打電話到姨母家裏去問問，（將入）

兒：（喊住他）媽媽，我的雨衣，你給我放在什麼地方？

母：你的雨衣在屋裏箱子上面，你這時候還要雨衣幹嗎？

兒：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

母：你走，上那兒去？

兒：早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母：你真的要去入特務隊？

兒：是的。

母：那你們學校裏怎麼樣，不上課了嗎？

兒：這時候埋頭在學校裏上課還有什麼用，媽媽現在大家同學要找到工作去服務去了，

母：孩子，那你就像小林一樣到傷兵醫院去做做看護，不就得了麼？何必一定要去做這種特務隊呢？

兒：入特務隊又有什麼關係，媽，現在到處都有漢奸在搗亂，到處都有漢奸在賣國通敵，這些漢奸，這些賣國賊，全靠特務隊來把他剷除。如果漢奸不除清，我們會打不了勝仗的。

母：好了，你這些話，回頭再說吧！我現在沒有工夫，我要去打電話去，你可別馬上就走呀！（急往裏面下）

（拿出鋼筆和紙在桌上寫信，突然有敲門聲，兒子急忙把紙藏起，走去開門）

兒：誰。

特：（特務員在門外應）我。

兒：（一面開門）那一位？

特：（進來）是我，老李，

兒：啊，是王先生，我正想寫信給你。

特：呵，巧極了！現在不必了。工作已經派下來了，剛才特務長叫我去談了許多話。

兒：啊，他對我怎麼說？

特：他說很好。

兒：那兒，客氣，客氣。

特：真的，他要我來轉交一個關係給你，並且希望你明早就開始工作。

兒：好的。

特：（從袋子裏取出手冊來，一項一項的告訴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次羅店的漢奸工作全是這傢伙指揮的。

兒：啊？

特：是的，聽說他手下有三百多人，

兒：三百多？

特：不錯，祇是在上海馬路的，往茶缸裏撒毒藥的，就有幾十個。你曉得嗎？今天羅店方面的軍事，受到很大的損失，……………

兒：是，是……我畧微聽到了一點。

特：他媽的，這全是給漢奸破壞的。我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在前面放火，等到他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又在兩旁來襲擊，簡直被他搗亂得沒有辦法。

兒：是的，抓到的時候，非一個一個的宰掉他不成。

特：對對，我先把這關係交代清楚，給你再說呢。

兒：好的，好的。

特：你聽着：這人年在五十歲以內，中等身材，長臉孔，高額角，濃眉，眼睛深陷，高鼻梁，留有八字鬚鬚，尖下巴，常穿麻花西裝，或綢大褂，……：

兒：（詫異地）啊！

特：明白嗎？

兒：明白，明白。

特：很好，（在手冊上翻）這兒還有個小照。這是我們隊伍裏面一個頂有本領的隊員拍來的，哪。（把小照交給他看）

兒：（接過小照一看直發呆）這……：

特：怎麼？你曾經見過這樣的人嗎？

兒：（點點頭）等我細看一下。（越看，臉上的表情越緊張）

特：（已經發覺到他的變態的表情了，所以奇怪地）你認識這個人嗎？

兒：真有點兒像……

特：像是認識的，是不是？

兒：聽！王先生這……這照片大概不會……不會錯吧！

特：不會的，（指點照片）你看，方才說的跟他這樣子簡直一模一樣罷。

兒：不，我是說會不會照錯人。

特：這不會的，你曉得，這是我們的一個很有本領的隊員釘了一個多禮拜的人了。

兒：你見過嗎？

特：我倒沒有見過，甚麼？是你的一個朋友，是不是？

特：不是朋友。

特：那末……

兒：（急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相片來）你看像不像這個人？

特：（機警地）不錯（急將相片搶過來）這是你什麼人？

兒：他是……王先生，你不會開玩笑呢？

特：這怎樣能開玩笑，這人現在在那兒？

兒：就在這裏。

特：在這兒？

兒：是的。

特：他是你的什麼人？

兒：他是我的父親。

特：你的父親？

兒：是的。

特：他現在在家嗎？

兒：不，還沒有回來。

特：到那兒去，曉得麼？

兒：他昨天說是到羅店去看看親戚。

特：啊？剛好又是去羅店，那準沒有錯了，老李

兒：如果不是開玩笑的話……………

特：你打算怎麼辦？

兒……………

特：對呀，你怎麼辦？

兒：要是真的，我當然服從命令。

特：你這話對，老李，這事情看來沒有疑義的了。

兒：不過，平常到沒有看見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特：平常……………

母：（突然裏面叫喊）國梁，國梁……………

兒：什麼呀！

母：我的錢包，你看見沒有唉急呀！死人了，家裏的電話打不通，……

特：這是誰？

兒：這是我母親，（向裏應）我沒有看見，媽。

特：你的母親，她會不會……

兒：她沒有關係。

母：（在裏面）真是，什麼道理，電話也偏偏在這時候來搗麻煩。

特：不成，我在這兒不方便，我走了。（欲急下）

兒：那麼……

特：或者，我回頭再來，（跑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老李，希望你以國家民族爲重。

兒：是的，王先生。（特務員急下）

母：（急從裏面出來，往外面走）真是奇怪，好好的電話忽然會打不通……

兒：媽？你到那兒去？

母：我到隔壁舖子裏去打去。（急急約想往外面走）

兒：（喊叫她）媽？你知道爸爸去做些什麼？

母：他有什麼事，還不是老樣子，東奔西跑的交結交結朋友。

兒：你知道他去羅店做什麼？

母：去看外祖母呀？……………

兒：看外祖母恐怕不見得吧？

母：什麼不見得，在這樣炮火連天的當中，還有什麼事情好做？

兒：他常常跟那些東洋人來往，恐怕……………

母：你扯到那兒去？孩子，對你自己的爸爸可不能糊說白道。（說完往外走）

兒：糊說白道，你瞧吧……………

母：我現在不跟你多說，回頭再講吧。（下）

兒：（連忙在抽屜裏搜尋，拿起一張條子來念）活動費三千元……………廣田十郎：

……………（另一張）羅店鎮工作，須即日佈置妥當……………必要時，即放火燃燒，阻止中國軍險前進。（忽然從外傳來腳步聲，他速把紙條放回原處。父親領着一個穿香雲紗衣服的助手進來。兒子鎮靜地）爸爸。

父：你沒有出去？

兒：出去剛回來。

父：還有誰在家？

兒：都出去了。

父：媽呢？

兒：她也剛出去，因為老不見您回來，她急得很，想打電話，家裏的電話又打不通，所以跑到外面鋪子裏去打去，你是不是剛從羅店……………

父：好好，去找你回來。

兒：（應聲下）是。

父：（向助手）你坐下，阿貴。

助：是。（坐在一邊）

父：我趕快把這在告弄好給你交去。

助：好的，好的。

父：（一邊寫一邊在嘴裏說）這一次可真險呀！要不是有周大順子那班人在大街上，放火燒得快，恐怕上岸的東洋兵全部都要完了。

助：是的。

父：周大順子這傢伙真有兩手，我打算明天賞他一點錢。

助：不過主要的還是靠你事前計劃得得密。

父：這也是的（他寫利報告，指給助手看）好，就這樣簡單一點好了。哪，你看我還在這裏附了一筆，（唸）「這一次在羅店的弟兄非常賣力，立功不小，明日

請在活動費外，加給賞銀若干元爲禱。」你看怎樣？

助：很好，很好。

父：你馬上交到日本領事館去，告訴那位小鬍子，我明天一早去看他。

助：是是。

父：（又在抽屜裏取出一張軍用地圖來交給助手）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說的，花了二百塊錢買的一張中國軍用地圖，你帶去一齊交給小鬍子。

助：是。

父：還有，你以後來這兒，要是碰見了我家裏的人，你就說，你有家事要找我談談。

助：好好，我去了。（助手藏好東西下）

父：（寬了寬衣服，自己倒了一杯茶，正要打開抽屜的時候，忽然又叫回助手來）喂，阿貴，還有件重要的事情你可別忘記，你從日本領事館出來之後，馬上

去告訴周大順子，要他今夜十二點鐘領他手下所有的人到瀏河去，明天一清早就領東洋兵進瀏河。

助：是了。

（父親又喝茶，抽烟）

（有頃）

母：（在外面）國梁，國梁，國梁呀！

父：（慌張的）什麼事？

母：（踏進門看見父親在家也出之意外）啊？……

父：國梁媽，什麼事！

母：啊！你回來啦！外頭……外頭有人抓人……

父：什麼？抓人，

母：是的，弄堂口黑黝黝的，看不大清楚，只看見兩個穿白鞋的，抓一個穿黑衣

服的……

父：真的嗎？

母：怎麼不是真的，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我真急死了！

父：（馬上穿衣服）這個你別管。（拿起手槍向門外走）

母：你走那兒去，

父：我出門口去看看。

（突然從裏房跳出來）不必去了，爸爸。

父：（愕然）呵！你怎麼躲在屋子裏，

兒：是的，我因為怕走過客廳時擾亂了爸爸和那客人談論家事，所以便從後面窺

戶裏來了。

父：怎麼，我的事情，你都聽見了？

兒：不單是聽見，而且還看見呢。

父……（生氣地）你看見了什麼，你別胡扯，啊！

兒：一點兒也不胡扯。（把從助手身上搶來的東西給他看）東西已經在這兒了！

父……（冒起火來）怎麼，原來你這雜種……（舉起手撲過去）我收拾你……

兒……（一把把父親的手擋開）來吧。

（父親追上去，兒子躲開，母親在當中擋住）

母：孩子，孩子，走開啊！孩子，他到底是你的爸爸呀！

兒：爸爸？他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漢奸，媽嗎。

父：好，漢奸，你來吧！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我寧可一槍幹掉你。（掏出手槍

來）。

母：孩子，走呀，孩子，你就不能讓讓你的爸爸嗎？（跑去推兒子）孩子，孩子

，……

兒：你知道嗎？媽呀，領導東洋兵去打羅店的，就是他，放火燒羅店，燒死外祖

母全家的人，燒死幾千萬老百姓，打死幾千萬中國兵的罪魁，都是他，他是民族的公敵！

母：哎喲，菩薩！真有這種事嗎？

父：（憤怒至極，一聲撲過去，兩人扭作一團，想把兒子按倒，但終不可能）好雜種，你說吧，你去報官吧！可是我馬上收拾你！

母：（去抱父親的腿）好了？國梁爸，你也息一息火吧？

父：老太婆：你放開！不然連你……（一脚把她踢開）。

母：（倒地大叫）菩薩，這是什麼世界呀！（父親拚命把槍口彎下來，對着兒子放，但，兒子死命抵抗，使他終不可得，結果轟然一聲，槍朝天花板上放了）。

母：（大喊）啊！老天開眼吶。

特：（持槍急上）幹什麼？幹什麼？（用槍對準父親）。

父：（一回頭看見特務員，呆了半天，洩了一口氣，全身軟下來）呵……
特：舉起至來，

父：（瞪了特務員半天，好像還要同特務員相搏的樣子，）你……
母：（大嚷起來），老天開眼啊？

父：（突然把槍往檯上一擱）好，看你們怎麼樣吧？

特：我們只要你去一趟，

父：（反攻地）告訴你們，別瞧錯了人，你們有什麼證據？

特：證據？你還要證據嗎？

父：哼，（恐嚇地）恐怕你們隨便誣賴人家，才會進公安局呢？

特：好，看誰有資格進公安局吧？（向門外喊）老二，把人帶進來。

特助：（在門外）是。

（特務員助手帶那個被手桎梏着的父親的助手上）

特：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父：（對助手相覷，啞然，嘆了一口氣）唔……………

特：（指着父親命助手）把他一起捆起來！

特助：是。（把父親的左手套進去兩人捆在一起）

母：（悲痛的向特務員）先生，真的要帶走嗎？

特：是的，老太太，你別難受，漢奸不剷除，終歸是害人的，他是中華民族的公敵，（向兒子）老李，我先把他們帶去，你回頭就來吧？你現在完成了你的第一個任務了。

兒：是的

特：（向特助手）走！（四人齊下，父親走到門口還怒氣沖沖地回過頭來，瞪了

兒子一眼才下去）

母：悽愴地 孩子……………

兒：媽媽，你不要傷心，我寧願做一個忤逆的兒子，決不要一個做漢奸的爸爸！

一個游擊隊員

陳謂

人物：

受傷的游擊隊員一人

農民一人

日本 兵甲，乙，丙，丁，

地點； 華北某小村

景； 一條小巷，巷中段有一宅小屋，屋旁是用短牆圍住的廁所。這條小巷是兩頭都通的。

一個傷兵坐在小屋的門前，我們能看出他已負了相當重的傷，再也不能走動多少了。他不時的用手去搥那小屋的門，但無人應。

傷兵：一個人都沒有，連一個鬼都沒有。媽的，我得在這兒等死嗎？

（說完他又用手使勁的搥門，這門原是虛掩着的，一下子給打開了。）

傷兵：全跑完了，連門都不關上。讓我進去找些吃的吧。（他起來想走進屋去，才站起來，他便被傷口的痛楚壓下了。）

傷兵：啊，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他幾次盡力的想起來，都不成。）

（這時候，一個農民担了一大担糧食走進巷子來。）

傷兵：老鄉，（農民看見了傷兵好似嚇了一跳。）你能給我找一些吃的嗎？

農民：（他走得很急促，但看見傷兵不幸的樣子，也留下了。）你吃我這幾個饅吧。（他從担子的底層拿出兩個乾饅來。）

傷兵：多謝，老鄉（他狼吞虎嚥的咬着饅）

農民：（給了饅以後本來他想走了，但突然有一種念頭使他停下來。雖然担子還担在肩上。）老鄉，你怎麼到這裏的？

傷兵：我跟了我們的隊伍退却的。我只受了一點兒傷，那裏知道走到這裏便不能再走了。

農民：你快些離開這裏吧，日本鬼子一會兒便到這兒來了。

傷兵：我現在一步也不能走呢！

農民：不成，日本鬼子一來你便活不成了。你得赶快想法子避開才好。

傷兵：（不相信的樣子。）那麼你怎麼不走呢，你們村子裏的人全走了。

農民：（他把担子放下，好像有許多話要說似的。）我們老百姓何必跑呢，我聽人家說，日本鬼子只殺中國的官兵，老百姓一概不殺，並且還不搶，拿了東西一樣給價錢。

傷兵：我可從來沒有聽見這種事情，我只知道日本鬼子殺老百姓，強姦女人，和

搶奪糧食，你說日本鬼子不殺老百姓是聽誰說的？

農民：我的叔叔回來告訴我們的。

傷兵：你的叔叔又是聽誰說的呢？

農民：那可不知道了。（突然，他像是記起什麼事來似的。把担子担上，打算走。）我得走了日本鬼子一會便要來，剛才我在北邊的高崗上望，他們已不遠了。假如他們看見我在和你說話，也許他連我都要殺死呢。我叔叔說，只要好好的老百姓，把糧食分一半給他們，他便會保護我們的。（說完他便走了。）

傷兵：日本兵已經快來了！

（突然，他拔出他的匣槍。把槍對準了那農民。）

傷兵：老鄉回來頭。

農民：（回頭，看見對着他的槍便嚇呆了。）要什麼要什麼？

傷兵：把我背出村子去，背到離這兒十五里的王村，我們的隊伍裏去。

農民：老爺我實在沒法背你，你看我担了這末一大担的麥子小米，還有高粱。

傷兵：把這担東西換掉得了。

農民：換掉？

傷兵：換掉！仍在茅房裏。

農民：糧食怎麼能倒在茅房裏呢？

傷兵：快些，快！

農民：老爺，假如把這些東西全扔掉，我便什麼也沒有了；還吃什麼呢，不是得

餓死了嗎？

傷兵：那麼你担着這担子再背着我。

農民：那我那有這末大的力量呢？

傷兵：那麼你就扔掉，

農民：（他正想搬起來拿向茅房去丟，又放下了。）老爺你饒了我吧。

傷兵：快扔，快！

農民：（跪下。）你乾脆用槍把我打死吧老爺，……

傷兵：胡說，你還不……

農民：糧食沒了以後你我也得餓死，還不如一槍打死來得痛快。

傷兵：放屁！

農民：老爺你知道我家裏還有六十多歲的老娘，我的媳婦是去年才娶的，今年已

經有了一個男孩子。她現在在南邊八十里地××府我舅舅家裏避難。假如我

死了，我全家四口就得一齊死。

傷兵：廢話！快些扔牠，你背我跑，跑到王村我們的命便全有了。

農民：老爺，還是讓我一個人走吧。你的傷也這樣重了，而我還是好好的。

救我一命，你陰德便大了。你想想看，誰不愛活，我也和，一樣的要活。假如我一個人，被日本鬼子捉住還不一定死，背了，，那我便死定了。老爺，你老積一些德吧，放我一條生路，天老爺會保的你的。

傷兵：（溫和下來。）你要知道，在日本鬼子的下面，誰也不能好好的活下去的。農民：但是，你總知道，假如背着你一定死的。

傷兵：（自我犧牲的。）好吧，你一點也聽不懂，我讓你自己走吧。

農民：對，對，老爺！我現在把你背進這屋裏去躲着吧，我這裏把所有的饅全給你。（他從担子底裏拿出十來個乾饅來。）

農民背着傷兵進小屋去，一會農民回出來。

農民：（好像不放心似的。）老爺，你就躲在這裏不要緊嗎？

傷兵：（在里面。）好，你走吧，我這裏還有兩枝匣槍，七八十發子彈，他們來了，我至少還可以對付掉幾個呢！

農民：那麼就是這樣吧，老鄉，我走了，天會保佑你的。

傷兵：（在里面高聲的說。）老鄉，我勸你一句話，你現在還是馬上離開村你去王村好，日本鬼子不會好待你的。你去加入我們的隊伍，回來打日本鬼子，假如你想活命的話。

農民：好，老鄉。咱們再見。

（他担起担子，向小巷的盡頭走去，在未拐彎前，小巷的另一端出現了兩個日本兵。他們看見了那個農民了。）

日兵甲：喂，站住！

日兵乙：快站住，支那狗。

（農民連忙回身走到小屋門前，這時候日本兵也走到那地方了。）

日兵甲：你是什麼人？

農民：，百姓。

日兵甲：什麼？

農民：老百姓。

日兵乙：（笑着對日兵甲。）對的，你看他不是扭着糧食嗎？

日兵甲：對的，糧食，我們正在找糧食呢。（對農民。）你真是老百姓嗎？

農民：真的。

日兵乙：、家裏還有多少糧食？

農民：沒有了。

日兵甲：你騙人！

農民：不敢，你們可以去看。

日兵甲：這村裏怎麼沒有人？

農民：全跑了，把糧食也帶跑了。

日兵甲：你爲什麼不跑呢？

農民：我的叔叔回來說日本兵不殺人，不搶東西，所以不跑的。

日兵甲：「對日兵乙雲雲眼，又對農民說。」爲什麼他們全跑了呢？

農民：他們不信我叔叔的話。

日兵甲：你叔叔呢？

農民：他回來說了一說，完了就走了。

日兵乙：你家再沒有糧食了嗎？

農民：沒有了

日兵乙：你的老婆在家嗎？

農民：她早走了。

日兵乙：混蛋，你自己不走，爲什麼放你老婆走。你有妹子嗎？

農民：她也走了。

日兵甲：他是混蛋，叫他滾吧。

日兵乙：「慢慢」對農民。「這村子裏什麼地方還有女人留着，什麼地方還有吃的東

西？

農民：「女人全跑了，吃的東西我不知道。」

日兵甲：「看看小屋的門。」這房子裏面有吃的東西嗎？

農民：「想了一想。」沒有。

日兵乙：「我們進去看看。」

農民：「不能進去。」

日兵乙：「走近門邊。」爲什麼？我想裏面會有肉和菜的。

農民：「沒有，一點兒也沒有。」

日兵乙：「至少爐子是有的。」

農民：「不能進去的，不能進去的。誰也不走進去的。」

日兵甲：「爲什麼？混蛋！」

農民：因爲里面有鬼，吃人的鬼。

日兵甲：和乙面面相覷。

日兵乙：我們不進去吧。

日兵甲：好你把這些東西留下走吧。

農民：我留給你們一半。

日兵甲：放屁，我們全要。

「農，民還想爭辯看見他們的刺刀，不敢說了。他把糧食留下了。」

日兵甲：滾吧！

農民：「遲遲不走，訥訥的想說什麼。」老爺……

日兵乙：（對日兵甲霎眼。）他也許要一點代價。

日兵甲：（從褲袋拿出一張紙幣——軍用代價券給農民。）拿出。

農民：（高興的接了，看了一眼）老爺……這不能用……這……

日兵乙：放屁，你滾，快些滾！

農民：老爺

日兵甲乙：（用刺刀對着他）快滾再不滾，——（用刺刀向前試一試。）
（于是農民趕快的走。）

日兵甲：叫他回來，也許他是遊擊隊的偵探。應該殺死他才對。他一個人在村裏，有很大的嫌疑。這糧食里面也許下了毒藥。

日兵乙：對

（他上前把農民追了回來。）

日兵甲：你是老百姓嗎？不是遊擊隊員嗎？

農民：不是，老爺，我是老百姓，確是老百姓。

日兵乙：不用問了，刺死他便得了。

日兵甲：這糧食裏有毒藥吧？你先吃吃看。

農（民吃了一大把生小米。）

日兵乙：刺死了得了。

日兵甲：好！

（日兵乙的刺刀正提起，匣槍的聲音響起，他倒地了。）

傷兵的聲音：（虛張聲勢地。）大家來殺日本鬼子。

日兵甲：這裏有遊擊隊，這裏有遊擊隊。（來不及顧農民，他溜跑了。）

農民：（高聲向門里面。）老鄉，一個斃了，一個嚇跑了。

傷兵：（在屋內。）你快把糧食倒在毛廁裏去吧。我們馬上走。

農民：我們走得了。快走不好嗎？

傷兵：（在屋內。）不一定要把糧食先毀了才走，我們什麼也不留給日本鬼子吃。

（農民迅速的把糧食留下一些繫在腰上，其餘的全運到短後牆面去扔了。完了，入小屋把傷兵背出來。）

傷兵：（給農民一支厘槍。）這。預備着。把這一扳開，這一勾便打响了。

農民：謝謝，，不然我死定了。

傷兵：現在。知道日本鬼子是什麼樣而了吧。。的叔父是漢奸。他是日本鬼子派來宣傳的，叫，百姓不走，等他們來了好有東西給他們吃。

農民：你說的對，我現在去加入你們的隊伍吧。你看日本鬼子多怕遊擊隊啊。

（他們兩個迅速的從小巷的盡頭消失。地下躺着日兵乙的屍身。）

（日兵丙和日兵丁上。）

日兵丙：剛才好像有幾聲槍聲。

日兵丁：你的耳朵和神經全不成了，那有呢？你看這村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們細細的找找看吧。有幾個姑娘最好，我想一定還有在這村里，不知躲在那裏，假如沒有，有酒有肉也成。假如什麼也沒有，我們也許得餓死了。

日兵丙：（看見日兵乙的屍身。）這不是中村三郎。？死了。啊……

日兵丁：啊，這而真有游擊隊。有游擊隊。

日兵丙：游擊隊，游擊隊！

（他們兩個像瘋了似的嚇跑了。）

（于是這小巷完全沉寂了。）

殺敵去

凌鶴

張：爲什麼又要他回來呢？

王：你聽我說下去吧！他哥哥說：「弟弟你是不是恨我這樣心狠呢？不過你得知道我是不中用啦！與其讓我在這兒痛苦的等着死，不如你現在打我一槍，讓我死得痛快一點！弟弟心裏想這也對，他就橫着心對準哥哥的腦袋開了一槍挺起胸膛，頭也不回的再跑回戰壕去！——」

張：唔！這一次打仗像這樣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前天我聽得隔壁一個新從前線回來的弟兄說，他們一團人開到嘉興，一下火車知道馬上就要開火了，他們關餉了沒有幾天，口袋裏都有幾塊錢，可是沒有地方用，他們是決心死的，可是想吃一頓痛快的飯也做不到……

王：（搶着說）爲什麼呢？買不到嗎？

張：自然買不到囉，嘉興那會還有市面呢？後來他們就買了許多紙錢寫上他們自己的名字燒了，等他們打死之後也有錢用。

（看護偕二担架兵抬重傷兵上）。

看：來，就放這張床上罷！

（二担架兵將重傷兵放上去，重傷兵一聲不響，担架兵下）

王：怎麼啦，完啦！

看：他鋸了腿，上了麻藥，還沒有醒轉來哩！

張：不要緊吧！

看：說不定，王醫官說：「出血過多，要好好的休養，最好是靜靜的睡着，再也
不能讓他興奮，不然傷口裂開了那就……」

張：好了，我也不在這瞭天了。

看：對！你的任務是在街上糾察你們傷兵呀！

張：是！俏皮的向她敬禮，下。

王：唉！外面很冷罷！

外面有人在唱着連營寨的一段（點樣珠淚往下拋……）

（看護在收拾着張元龍拿一封信給王大發上）

張：喂，（你家來的！又下）

王：（他只有一只手拆不開信）對不起，請你替我拆開，來讀給我聽好嗎？

看：好的！看信（大發夫君……）

王：（很歡喜的）怎麼！是我老婆寫來的嗎？

看：輕一點（指重傷兵）那自然囉，你日夜不忘的念着她，她到底給你寫信啦。

王：請你快念下去罷！

看：「大發夫君如晤，來信收到，知你受傷很難回過，公公說你爲國受傷，是光榮的，不必家是，靜心養傷，再到前線去」哦，同志，你的爸爸多好呀！

王：唔！你再讀下去罷！

看：「你也不要想我，我除了在家裏作飯之外，我還幫着新辦的內地服務團，除做救亡工作，我們男女都要愛，你要保重身體，打了勝仗，我們才有快樂日

子過。……

王：哦！（又是興奮，又是悲傷）

看：還有哩「家裏隔壁的王大哥他們都做了游擊隊，公公說他要拚老命……」這下面幾個字不清楚，什麼平安，再後面是你的老婆名字王李氏，十月廿日。

王：哦！（朦着臉哭起來了）

看：怎麼啦！

王：沒有什麼！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對得住我的爸爸和老婆！

看：不！你不是很勇敢的嗎？

王：我勇敢嗎？是的！我要勇敢起來！

看：外面在說……諸位，我們是慰勞隊！……聽！外面又是慰勞隊來了！

（外面有人在演說……）……諸位弟兄，敵人現在是深入我們腹地啦！我們多少少的士兵老百姓都給敵人屠殺啦，可是我們的父母兄弟是給他們屠殺的？我們的姊妹妻子是給他們強姦的嗎？我們的房屋是給他們炸燬的嗎？不，我們不能，我們要把敵人打去……有精良的槍炮……我們全體民衆……我們有的是熱血和頭顱，前面死了一後面再接着衝過去！我們要跟着我們的先烈們的熱血前進！」衆人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回老家去！……」

殺 敵 去

王：也興奮的跟着喊真說得對！

（外面慰勞隊又說：諸位弟兄現在讓我們給諸位唱一個慰勞歌罷，王跟着歌聲出去，看護陪着重傷兵）

重：（給歌聲驚醒了）怎麼啦！誰在唱歌？

看：這是婦女會的慰勞隊，慰勞你們傷兵的？

重：這個歌唱得真好啊！

看：你現在好一點嗎？

重：唔！好一點不過還是痛得很。

看：你剛才好好的睡了一覺是不是？

重：不知道怎麼好，迷迷糊糊的，什麼也不知道。

我的腿會好嗎？

看：會好的。

重：咦！我的腿呢！我腿呢！（暈過去）

看：同志！同志！（急以熱水喂給他！）

重：（醒轉來了）哦……（大哭）

看：同志！別哭呀！

重：（大喊）我的腿！我的腿！我要同去找我的腿！

看：你腿鋸掉了，你知道不鋸掉就不能保命哩！

重：可是我腿沒有了，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

看：不，不要這樣，安靜一點罷！

重：不這樣，你要我怎樣呢？（從憤怒到平靜）每一個人總有每一個人的想頭，我

會開汽車我會……

看：你會開車麼麼？

重：可不是，我爸爸是開公共汽車的我也學會了。後來我知道會開汽車很容易，

會駕飛機可就難了，我就打定主意，等我們把日本鬼子打敗了，我就不當兵，就要想方法學駕飛機，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學得很好的，那時候我們把日本兵打退了，我就到航空公司去做事，也是很好的，可是現在我的腿沒有了，教我怎麼去駕飛機呢？我的想頭完全落空啦！

看：同志，的確，這太使你失望了，可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是日本帝國主義害得你這樣的呀！

重：我要我的腿，我要我的腿呀！……………

看：啊！你真是孩子氣，怎麼不聽我的話呢！好好的睡吧！我講故事給你聽好嗎？（替他揩去眼淚）

重：（還在抽咽着）講什麼樣的故事呢？

看：講好聽的，可是你不准再吵，要睡覺的呢？

重：好！

看：那末你聽着我來講啊！有一個小孩兒，他大概有十二三歲罷。有一個夏天的晚上，他一個人坐在院子裏靜靜的看月亮，那天晚上天氣很涼，有些風吹着樹葉子，在輕輕的動，他身邊的一芭蕉樹株，那大葉子也在輕輕的給他扇着，天上的白雲緩慢的游着，各色各樣的蟲聲唱着歌，他想可惜，小鳥全在樹上睡了。不然，加上鳥的歌唱，一定更加有趣，這個孩子想着看着，月亮在白雲中浮動，一會兒他背上長了金的翅膀，那翅膀多漂亮。哦！月色反射在那上面直發亮。他飛呀飛的，飛到月亮裏去了。那裏有一個白金的門，那發亮的白光，簡直刺得他的眼睛發痛，他想我還是進去不進去呢？正在這時候一個全身，穿着白紗衣的女子來了，她在門口笑盈盈的向她招手，孩子看見她樂極了，她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可愛，他就很快的走到他的手邊讓那女人抱着他，摩着他的頭，而且讓他在自己臉上，親了一個嘴。哦！他想這個女人到底是誰呢？是不是嫦娥呢？……………（見重傷兵已睡着）怎麼？

你睡了嗎？你不要聽了是不是。（自語）嘻！我這個夢沒有說完，他就做夢去了。

王：（入內）怎麼！你還沒有走！

看：（急制止他）噓！輕一點，他睡着了！

王：啊！（輕輕的走近自己的床）

看：哎，這位小兄弟真可憐……

重：（突然夢囈的叫起來）殺呀！衝過去呀！……

看：好好睡罷！（急去撫摩他，好像摩着自己的孩子一樣。）

（突然外面傳來一陣叫喊聲！爲什麼！爲什麼！他又在外面搗亂嗎？立刻張

元龍扯着劉得標入內）

劉：你帶着我幹嗎？我怕你嗎？……呢……

張：不管，我帶你見監理員去。

劉：我偏不去。

王：（制止劉德標）不要這樣大聲嚷，這兒有一位重傷的同志，病得很利害哩。

劉：（見自己的床給別人睡了，大怒。）什麼王八羔子，為什麼睡在我的床上呢

（掀開重傷兵的被，看護來不及阻制。）

重：（驚醒）誰誰？……

張：你這是幹什麼呀！

王：殺呀！……

看：你這傢伙太混蛋了，他剛開過刀，又是一個瘋子……（蓋上被）。

張：（打了劉一個嘴巴）。你嗎的太混蛋了。

劉：你打我？啊！立刻扭打起來，劉把張按在地下，王用一隻手使勁的抱開了

重：殺過去！殺過去！……（在床上掙扎着爬起來，又跌下去。看護把他按住）。

張：媽的，你早就應該歸隊的，醫院的床位不夠，這個床不能睡嗎？

殺 敵 去

劉：我不歸隊，你怎麼樣，你管得着嗎？

重：（又爬起來）殺呀……

看：啊呀！這怎麼辦呢？興奮得這末利害，剛睡一會兒……

王：（對劉指重傷兵說。）你看他給你弄成這個樣子，還想活命嗎？

張：（抓住他）帶他到監理員那兒去。

（劉掙扎，嘴裏大罵，王幫着拖出去）

看：（對王）請你告訴王醫官，快點來給他打一針罷！

重：我要我的腿衝過去呀！……殺……！

看：好同志，好兄弟，快別這樣，你的身體要緊呀！

（按住他）你不聽我的話嗎？那我不歡喜你啦！睡下去，睡好，不要動，我在

這陪着你好嗎？

重：不……

看：你聽我的話，你要睡，睡得多，你的傷口會好得快，懂嗎？我再給你講故事講個好聽的。

王偕醫官上

醫：怎麼啦！怎麼啦？

看：他先是睡得好好的，一會兒劉得標那傢伙跟他吵起來，把他興奮得什麼似的，我看還是給他。……………

醫：唔，（給他打針，重傷兵輕微的呼痛）太興奮了，就得麻煩了。好好的睡一覺吧，懂嗎？（醫官下）。

重：追過去，把鬼子趕出去！

看：（按住他的嘴）不要吵，不要吵，我唱歌給你聽好嗎？

王：對，你這是唱個歌兒罷！

看：好……………（唱：「勇士請安睡吧」）

殺 敵 去

勇士啊！ 休息罷 流你的鮮血爲國家。

啊！啊！啊！啊！啊！啊！好好的休息吧！

啊！啊！啊！啊！啊！啊！安靜的休息吧！

勇士呀！你安睡吧！醫好創傷再上戰場，

唔！唔！唔！唔！唔！唔！好好的安睡吧！

唔！唔！唔！唔！唔！唔！甜靜的安睡吧！

（歌聲漸唱漸低。重傷兵睡着了。）

看……（對王）他又睡着了！

王……（非常感動的）哦：你太偉大了！

看……不，這算得什麼，用我最大的能力來安慰一個病人，這是我的天職吧！何況

他是一個爲國犧牲的戰士哩（她輕輕的替重傷兵蓋好棉褥。）

王……（走近重傷兵，仔細的審視）啊！你看，他的呼吸沒有了！

看：不，還有呼吸的，不過很慢罷了。

王：這不是很危險麼？

看：可不是很危險！剛才給吵醒了之後，他太興奮了。哎……，這個孩子真是

太可惜啦。

王：那你是說他一定要死……！

看：這很難說，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王：哦！多可怕！呀（以手蒙面）。

看：請你替我看住他，我要去拿強心劑來，待會兒要給他打強心針的。不過你得小心，千萬別吵醒了他。

王：好，我一定小心。

（看護下，接着不多一會兒，外面一陣爭吵聲使王不安。因為怕吵醒了重傷

兵的原故）。

甲：（聲）你這傢伙混蛋！

劉：（聲）你爲什麼罵我？

甲：（聲）不罵你，我還要揍你咧。媽的！我們傷兵弟兄的名譽都給這傢伙丟盡了！

張：得了得了，不要罵他了，剛才在監理員那兒他完全認錯了。

乙：那末他酒醒了嗎？

丙：（聲）唔，一個人喝了酒，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張借劉上，劉低着頭。）

張：不要同他們計較，還是到這兒來談談罷。

王：（立刻上前阻止他們。）你們還是出去罷，回頭又把醒了。

張：不要緊，他現在不會醒的。

王：可是………

（她的話沒有說完，看護拿東西上）

看：沒有醒罷？

王：沒有，睡得很好哩。

看：（走近傷兵。大爲驚駭，又緩緩的將被單蓋沒他的頭部，然後沉痛的低下頭來。外面風聲很急。）

王：怎麼啦？他死啦！

看：唔……（沒有說下去，只望着屍體唱着先唱過的『勇士你安睡罷：』她那沉痛的歌聲使在場的人都嚴肅的低下頭來。）

王：（實在忍耐不住了。）劉得標，你現在開心了罷，你把他弄死了，你可以再睡你的床啦。

劉：怎麼能怪我呢？笑話！

看：怎麼不怪你，不是你吵醒了他，他會那樣興奮嗎？

張：哦真是這樣，那你太混蛋真該死！你爲什麼要活活的害死一個重傷了的弟

呢？

劉：可是我又怎麼知道他会死的呢？

王：都是你害死他的！

看：好了，不用說了，我知道他（指劉）也很懊悔，（問劉）是不是？以後再不能這

樣魯莽啦！

張：就是酒害了他，不然也不會那樣亂七八糟的（外面又是爭吵聲）

子：（聲）哎喲，我受不了啦，怎麼還不給我們床鋪睡呢？

丑：（聲）我們要床睡！

衆：（許多聲音）我們要床睡！

看：爲什麼又在吵？

張：還不是那些新來的傷兵在鬧着要床睡。

看：醫院裏沒有床了，有什麼辦法呢？病好了的不又出院。

張：這也不能這末說，我們找不到我們的隊伍，又不關餉，教我們怎末辦呢？

看：這不是事實，不是有許多可以走而不走，成天在外面……

劉：好，我走，不管怎末的，我馬上回到前線去。

張：真的嗎？

劉：不走的就是王八蛋！有種的跟我走！

張：好，我也走，我一時找不到隊伍，我就到壯丁隊去。

劉：這才對，我們這些好了的弟兄，編制起來，也不用多久訓練，馬上就可以再

到前線去！

王：再上前線去！我也去！

張：我就，鋼盔來，馬上走。（急下）

看：（對王）你不是只有一個手嗎？怎樣能打仗呢？

王：我不是還有一隻手可以拿大刀向敵人殺去嗎？敵人可以打斷我的一隻手，可

打不死我爲國復仇的心！

劉：我們要死在戰線上，這是我們軍人應該如此的。

張：（戴鋼盔上。）可不是，敵人打不死我們，我們就得打死敵人！

（王劉二人都從張手中接過鋼盔戴上，脫了有紅十字的衣裳，穿上軍服。）

看：哦！你們真是英雄，中國有了你們這些新英雄中國是不亡的！

王：不，這是我們應該這樣的！

劉：（對死屍）同志，我對不起嗎，可是我現在給你報仇去！

張：我們到外面喊大家都去。

衆：（同聲）再上前線去！下，（看護目送。）

（幕下）

選劇幕獨亡救

✓
救亡獨幕劇選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出版

實價國幣二角二分

編者 林 莉

發行者 前鋒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BC
34.6
7